

双江牛肚被手工艺的跨民族传播与设计发展路径研究

和璇, 杨琪琳

摘要: 云南省双江县南协村是布朗族和佤族聚居的村寨, 南协村的牛肚被手工艺在布朗族和佤族之间实现了双向传递。牛肚被手工艺作为民族交流互动的媒介, 在传播过程中接收着来自布朗族和佤族的改造, 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创编性特征的过程。在不断调适的过程中, 牛肚被手工艺的设计转型开始萌芽, 这为思考当地手工艺如何实现设计转型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关键词: 牛肚被手工艺; 跨民族; 设计发展

引用本文格式 和璇, 杨琪琳. 双江牛肚被手工艺的跨民族传播与设计发展路径研究 [J]. 创意设计源, 2024(1):70-73;79.

Research on Cross-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Development Path of Tripe-Like Quilt Craft in Shuangjiang

HE Xuan, YANG Qilin

Abstract: Nanxie Village in Shuangjia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is a village inhabited by the Brown and Wa ethnic groups, and the tripe-like quilt handicraft in Nanxie Village has realized a two-way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 Brown and Wa ethnic groups. As an intermediate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thnic groups, the tripe-like quilt handicraft receives modifications from the Brown and Wa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 gradually forming a process with creative features.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adaptation, the desig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ipe-like quilt handicraft begins to sprout, which provided a realistic basis for thinking about the further desig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handicrafts.

Key words: tripe-like quilt craft; interethnic; development of design

双江牛肚被(布朗语“跌姆都么哀”)被称为“布朗山寨中的活化石”, 是布朗族和佤族先民为云南“濮人”时期发明、制作, 并长期使用的床上用品,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目前牛肚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有效的传承和保护, 是双江县布朗族对外交流及乡村振兴的名片, 且当地政府在邦丙乡南协村成立了布朗族传统纺织专营合作社, 为牛肚被手工艺者提供了纺织平台和工艺交流场所,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牛肚被手工艺的发展。

一、双江牛肚被手工艺的现状

(一) 牛肚被手工艺

牛肚被是两种纺织结构的结合体, 分为里层和外层两个部分, 且这两个部分

的纺织手法和外形结构特征有较大区别。外层为平纹结构梭织, 里层为凸起的绒圈结构。牛肚被外层的“幅面”较为平坦, 面线紧实密度小, 并且在整织过程中会加入黑色的棉线, 使之在纺织过程中形成条纹。里层的棉绒线纤维密度大, 且形成空隙, 故有较强的保暖性。从纺织学上看, 牛肚被和普通毛巾被的结构接近, 但就其保暖性和透湿性来说, 要优于普通毛巾被^[1]。整张牛肚被以棉花原色为主, 辅以黑色纹样加以装饰, 外层的平纹结构与里层的绒圈结构使其整体形似牛胃囊, 故称“牛肚被”。

上机纺织时, 三根经线并为一组经纱, 所有线一般宽幅在 60 厘米左右, 纬线一来一回便完成一次织造, 先织出

一段平纹结构作为牛肚被的“头”。每两次平纹结构织造完毕后, 在最上层经线中织入绒圈, 通过假织杆将棉绒线向内向打圈的方式织进经纱中, 完成该步骤后抽出假织杆便形成内有空隙的绒圈结构。牛肚被纺织不断重复上述步骤, 至结尾时单织一段平纹结构作为牛肚被的“尾”。据牛肚被手工艺人介绍, 传统风俗讲究有头有尾, 所以在纺织牛肚被时, 要在开头和结尾处纺织一段没有绒圈的平纹结构面料进行区分。纺织完成后, 将留有标记的地方裁剪开, 并将一幅面料进行横向缝合, 便形成一床传统的牛肚被。

(二) 牛肚被的艺术表现形式

从艺术设计的角度来看, 传统牛肚被的纹样和色彩较为单一, 因在上机前

加入黑色经线，故而外层的平纹结构呈现三条黑线为一组的装饰条纹，因里层织有棉绒，因此在外层平纹结构基础上形成凸起的肌理。里层统一为棉花原色，因以打圈的方式在经线中织入棉绒，因此形成凸起的绒圈结构整齐排列于经线上，呈现强烈的肌理感与不规则感，增强了视觉效果和触感。笔者通过调查发现，牛肚被手工艺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艺术设计创新的萌芽，主要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色彩纹样方面。村寨手工艺人将本民族喜用的色彩元素搭配运用在牛肚被纺织中。比如，佤族手工艺人将饱和度较高的色彩运用到平纹结构的纺织中，突破了传统牛肚被黑白颜色搭配的单一化，色系的交叉使用增强了牛肚被的视觉表现力。

二是里层绒圈结构方面。传统牛肚被里层为平铺的绒圈结构，现打破满构图形式开发出矩形排列方式。

三是新产品的开发方面。传统牛肚被作为床上用品使用，现当地手工艺人开发出新的产品形式，如牛肚衣，包括对襟无袖牛肚衣、对襟长袖牛肚衣以及牛肚大衣，将牛肚被本身的绒圈结构缝合于衣服的里层，达到较好的保暖效果。同时，将佤族具有代表性的牛头图腾缝在牛肚衣的平纹结构一面作为装饰，使其成为佤族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三）牛肚被生产状况

1. 生产现状

双江县邦丙乡立足于打造牛肚被非遗名片，在政府的帮扶下，于2011年在邦丙乡南协村成立布朗族传统手工纺织品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成为当地村民从事牛肚被纺织的场所，所在空间为南协村张家宅（双江县级文化保护单位），该建筑为一幢清代民居，共有三层，合作社位于一层。将牛

肚被纺织所用的传统腰织机改为钢管构架，并在地面砌水泥台供手工艺人平坐和搭脚，这样的纺织工具改造不但增加了牛肚被一次性纺织的长度，而且避开了传统木制织机易损坏变形的缺点，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手工艺人在家缺少足够纺织空间的问题，为手工艺交流提供了平台。

通过与手工艺人和村民的访谈，笔者了解到牛肚被的生产面临如下困境。一是供销路径单一化，顾客群体大多为当地人或是通过熟人购买，其次为游客。除传统的牛肚被外，可由顾客向手工艺人提出需求进行制作，如牛肚被的外层制作成什么颜色、多大尺寸等，并未形成大批量订单。二是生产速度较慢，成本较高。一床长2米，宽1.8米的牛肚被大概需要15~30天的工期，过去一床牛肚价格在800元，现因棉花涨价能卖到1000元左右，看似价格对于手工艺人来说较为可观，但是纺织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及成本，都是导致从事牛肚被手工艺的群体逐渐缩小的重要原因。

2. 传播交流现状

牛肚被的传播交流现状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村寨主体民族间的传播，二是面向村寨外的交流传播。面向村寨外的交流传播主要为游客展示当地非遗文化，村寨主体民族间的传播主要为当地布朗族与佤族之间的传播。

牛肚被纺织手工艺在传播过程中以佤族和布朗族为实践主体，南协村为布朗族和佤族聚居的村寨，村中两个民族间因生产生活、通婚等因素逐渐融合，牛肚被传统手工艺是村中一项重要的生产方式，呈现在布佤群体中传播的现状，该手工艺成为两个民族互动的媒介。目前布朗族与佤族共同承担着传承牛肚被纺织手工艺的使命。据当地手工

艺人李小红老师介绍，她是佤族人，但其外婆是布朗族人，民族融合的现象在她的家庭中得到体现，且李老师积极参加手工艺人培训和传播牛肚被纺织手工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跨民族手工艺的文化阐释

（一）族群前沿互动的媒介

互动指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在社会学中，互动指一种使彼此发生作用或变化的过程，在族群的互动中，带有根本性要素是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更多时候族群间的互动关系表现为族群的认同^[2]。此次调查研究涉及牛肚被手工艺作为布朗族与佤族交流融合的媒介问题，因此，需引借社会学学科的相关概念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阐释。

布朗族和佤族同属云南“濮人”的后裔，隋唐时期，濮人已发生分化，汉文史书中分别将其称为“朴子蛮”（今布朗族）、“望蛮”（今佤族）、“茫蛮”（今德昂族）^[3]。在漫长的民族演变中，曾经是哀牢王国主体民族的“濮人”不仅分化为多个民族，且在故土只有少量的居住^[4]。

现代社会的发展证明自成一体的、封闭性的族群不可能永远不变，族群间的相互往来和沟通是常态。布朗族与佤族是南协村的主体民族，在生产生活方面呈现融合趋势，在此得到传承和保护牛肚被成为增强布朗、佤族之间交流互动的媒介。牛肚被纺织手工艺在双江县邦丙乡得以保留和传承，且在该区域，布朗族和佤族以相互传授、共享牛肚被纺织技艺的方式进行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在不断的交流中将自身民族文化与牛肚被纺织相结合，在手工艺在传递过程中，工艺物质载体从不

同的点呈现出布瓦民族文化，民族前沿的互动逐渐加深。

（二）地域认同的内在机理

“认同”最初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学的概念，其本质是自我关于“我是谁”的回答。民族认同也可以说是族群认同，即区别我群与他群的过程，强调族群边界^[5]。民族认同是一个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过程，随着族群间互动广度和深度的加强，共同利益在增多，族群意识随着各族群交往互动的加深而倾向地域认同，以及对国家的认同，这有利于和谐族群关系的构建和维持，有利于多族群杂居村落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6]。

在古时，布朗族与佤族同属百濮族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内部不断发生分化，布朗族和佤族在形成过程中也创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化。布朗族和佤族在迁居至南协村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内部的交流与融合，随着姻亲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关系联结的不断强化，村中的两个主体民族也在不断交流融合。当地人认为，牛肚被是人生礼仪中重要的一部分，女儿出嫁时，母亲要将其亲手做的牛肚被作为嫁妆；父母年迈时，儿女也需亲手纺织牛肚被以孝敬父母。以村寨为单位，牛肚被被当地人赋予了美好的祝愿。

（三）跨民族手工艺的内在调适

牛肚被手工艺作为南协村布朗、佤族沟通互动的媒介，在纺织活动中促进了布朗族与佤族的交流。虽然布瓦族群的历史文化根植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显示出自身的独特性，但当其汇集在南协村寨中时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产生相互渗透，牛肚被的转化即一个例证：色彩、纹样图案、品类等都由单一维度逐渐向多维化发展，虽为起步阶段，但是在现有的牛肚被产品中可见跨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的走向，这种现

象即是一个手工艺区域化的过程。

牛肚被由传统的样式逐渐向艺术形式的改变和设计形式的转化，由于手工艺本体在南协村布瓦族群之间相互传播，在变迁的过程中不断体现创编性特征^[7]，即牛肚被纺织手工艺传递到新的民族中时，该民族即会根据本民族的文化生态以及偏好对手工艺的载体进行相应的改造，这种传递交流的过程不断演变成为一种创造的过程。牛肚被纺织手工艺在进行跨民族传播时，必然会承载实践主体民族的文化。比如，南协村用牛肚被纺织工艺制作的对襟无袖牛肚衣中就绣有佤族具有代表性的牛头图腾，这从图案艺术的角度展现了佤族“牛”文化，对佤族来说，牛是重要的生产力，关系着整个民族的存亡，通过对牛的崇拜与信奉，佤族人民找到了精神支柱^[8]，从现实意义层面来说，佤族通过“剽牛”进行祭祀仪式的同时，这种宗教活动与财产意义具有同一性，成堆的牛头骨即是财富的象征^[9]。牛肚衣中融入佤族牛图腾，印证了牛肚被手工艺已成为佤族文化传播的载体之一。

三、跨民族手工艺的设计发展路径

学术界对传统手工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技术的实录为主要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另一类是对传统手工艺设计的再生或新技术的应用，使之符合现代日常生活所需的工艺技术研究^[10]。在设计学视域下，如何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能够达到增加区域效益的目的，生产性保护成为一个重要指向，通过对手工艺因地制宜进行创新以适应现代化发展以及文化遗产的需要。

（一）跨民族艺术的互嵌

牛肚被手工艺在南协村进行跨民族

双向交叉传递时，承载了两个民族间的生态文化以及价值取向。根据南协村牛肚被纺织手工艺的实践及传播主体，其设计转型可考虑进行布瓦民族之间的艺术互嵌，将两个主体民族的文化艺术进行融合。其一，从艺术表现力的视角融入佤族织锦中的图案纹样及色彩。佤族织锦图案多为二方连续，此外，还有单独纹样、四方连续式纹样。在图案纹样题材上以几何纹样居多，同时还有动物纹样、植物纹样，且在纺织原理上与牛肚被纺织接近，将佤族织锦中的部分代表性图案纹样融入牛肚被手工艺中具有一定可行性和操作性。其二，从文化遗产的角度融入当地布朗族传统纺织中的图案。通过对村民进行走访，发现布朗族传统包头巾两端有形似花朵的暗纹，据村民介绍，这种形似花朵的图案已有较长历史，是过去植棉纺织时对棉花的描摹。将布朗族包头上具有代表性的图案纹样融入牛肚被纺织中，有利于加强文化传承。

（二）区域材料的融合

通过对邦丙乡的走访，笔者了解到目前较多牛肚被的纺织原材料依然采用云南树棉，但以家庭为单位的树棉种植逐渐减少，手工艺的实践主体通常在市场上购买并使用新疆长绒棉。新品种棉花的引入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项传统的手工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在保留传统纺织技艺以及了解材料性能的基础上，引入更多的新材料也是南协村牛肚被纺织手工艺逐步进行设计转型的切入口之一。

1. 植物染的使用

植物染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对纺织产品进行上色的重要手段。通过调查，双江县邦丙乡作为布朗族聚居区域，大部分村落中依然保留着独具特色的无花蓝染工艺，

如乡镇内的邦丙村、南直村等。在每年九月、十月左右摘下板蓝根，放入土罐中加水浸泡五至六天至植物腐烂，滤出板蓝根的植物纤维及液体，使蓝靛泥沉于罐底，之后滤入草木灰水，将二两白酒直接倒入罐内，把酸骂溜（一种云南野生植物，味酸）撕烂，一整个装入罐中，用棍棒把染料搅拌均匀，最后放入纺织好的面料浸泡，约一小时后取出面料进行晾晒，若想要颜色较深的布，则可在晾干后反复浸染。这种蓝染方式是布朗族传统纺织技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布朗族传统服饰都需使用蓝染工艺。笔者在与村中老人访谈时也了解到，过去布朗族妇女上街时会相互比较服装颜色的深浅和包头的大小，衣服颜色越深、包头越大越受欢迎。

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花蓝染工艺在南协村消失了，但值得庆幸的是，区域内的其他村寨依然保留并使用着这项工艺。牛肚被纺织过程中可融入无花蓝染工艺，在增强区域工艺文化融合的同时，也能够增强牛肚被的视觉效果，为其发展注入更多可能性。

除了双江布朗族的无花蓝染技艺外，其他民族地区的植物染工艺也值得学习借鉴。如笔者在对大理巍山区植物染工艺进行走访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当地除了采用传统的蓝靛染色外，还运用了多种植物进行染色，如水冬瓜、苏木、水马桑、茜草、踏遮（小柿子）、黄栌皮、栀子果等。相比化学染料，植物染的加入除了明显丰富纺织物的视觉效果外，也大大消除了化学染料对人体的损害。

2. 其他材料的融合

牛肚被设计转型中其他纺织材料的加入与使用不仅要考虑其性能和作用，还需考虑到新材料是否易于获取、成本是否高昂等因素，同时牛肚被作为一种

纺织产品，其发展需与工业机械化纺织有所区别才能占据一定市场。通过对牛肚被纺织工艺原理的挖掘和研究，融入其他材料具有较大可能性。传统牛肚被作为一种平面类产品，其纹样、机理等只能通过平面的视觉化来呈现，通过改变物品本身的形态能够为牛肚被造型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比如，将可弯曲变形的细金属丝作为纬线织入经线中，通过外力弯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牛肚被造型，使之从平面化过渡为立体化展现，能够在设计发展中开创立体的牛肚被造型形态。

（三）呈现载体的转化

对牛肚被手工艺传播区域进行调查后，可知目前牛肚被手工艺的物质载体为纺织类用品。比如，床上用品及后衍生的对襟无袖牛肚衣，针对其他民族纺织品设计进行调查分析后，结合区域化实践的可行性，对牛肚被载体的发展形式可从空间打造及旅游文创产品入手。

1. 空间陈设装置

牛肚被的肌理及厚重的体量可作为空间陈设装置，邦丙乡作为民族聚居地，除村公所陈设外，一些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民居也被保留下来以供参观，乡内保留有当地布朗族传统的“鸡罩笼房”，房屋还原了布朗族传统的物质生活，可将牛肚被进行设计转换后进行鸡罩笼房的空间陈设装置，从博物馆或村公所陈列室转入到具有原始情景的场地增强民族文化的展现。类似案例可参考中国新锐设计师林芳璐的艺术装置作品《She's》《SHE》。设计师采用了大理扎染工艺中的一个环节——扎花，将扎花和原始粗犷的布料相结合，堆砌塑造出一种原始的体量感，在这种体量感中传达对大理扎染最原始和厚重的记忆感，使人从中能够感受到深厚的文化氛围。牛肚被厚重的体

量感及原始的艺术表达形式都为其成为空间陈设装置提供了可能性。

2. 文创旅游产品

旅游文创产品是区域化的具体实践，旅游文创产品的开发与当地的特色产业相结合。双江作为中国大叶种茶的原生地和云南普洱茶的核心产区之一，其境内有百年以上的栽培型古茶园近两万亩，茶叶及茶文化具有较高知名度。且布朗族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善于种茶、吃茶的民族，在开发牛肚被文创产品时，可与当地茶产业相结合，加强“非遗+地方产业”的黏合度，以双江茶文化产业带动牛肚被纺织手工艺发展。可以开发出与当地茶文化相关的小物件，充分利用牛肚被绒圈结构的视觉、触觉效果，如茶席、小抱枕、坐垫等，可在品茶时直接接触到手工艺的物质载体。随着社群经济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联动发展，为传统手工艺融入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新的媒介和受众需求^[11]，可借助其风口对受众人群进行精准定位，结合牛肚被的文化属性树立品牌意识，建立品牌社群，拓宽销售路径。

（四）市场广度的拓展

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牛肚被手工艺被出现在展演活动中，手工艺人展示了牛肚被的纺织过程，这无疑对手工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这项隐匿在大山深处的传统工艺亟须以一种更广阔的视角被世人熟知，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了解牛肚被手工艺，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这项手工艺的